


在爱慕与矜持之间

胡适与韦莲司

周质平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在爱慕与矜持之间

胡适与韦莲司

周质平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爱慕与矜持之间 : 胡适与韦莲司 / 周质平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075-3992-9

I. ①在… II. ①周… III. ①胡适 (1891~1962) —
生平事迹 ②韦莲司, M.E.C. (1885~1971) —生平事迹
IV. ①K825.4 ②K837.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26171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
原著作名《胡适与韦莲司: 深情五十年》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3-2851

在爱慕与矜持之间 : 胡适与韦莲司

著 者: 周质平

责任编辑: 张明华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com.cn>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67 58336238

责任编辑 010-5833621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45千字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3992-9

定 价: 22.00元

衣帶漸寬終不悔，
為伊消得人憔悴。

胡適



感谢

“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提供本书原始资料



自序

PREFACE

胡适（1891—1962）与艾迪丝·克利福德·韦莲司女士（Miss Edith Clifford Williams, 1885—1971）的一段交往，在《胡适留学日记》中有零星记录。从这些片断中已可看出，留学时期的胡适，在思想的发展上，曾受到韦莲司一定的影响。

胡适在日记中，将韦莲司描画成了一个新女性的理想典型：人品高，学识富，特立独行，不恤人言，能独立生活而不依傍男子。胡适回国以后，在《美国的妇女》一文中，也曾以韦莲司作为美国新女性的代表。多年来，我们对韦莲司的了解，大致仅止于胡适所提供的这些材料了。

然而，胡适与韦莲司的交谊并不止于胡适留学的那几年，而是继续了五十年，直到胡适逝世。胡适一生虽然交游遍天下，但交情维持五十年的朋友，除赵元任之外，并不多。韦莲司是这极少数中的一个。

最近，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发现了两百件左右胡适致韦莲司的函电，就数量上来说，在已出版的《胡适书信集》或单印成书的《胡适给赵元任的信》或《胡适与杨联陞论学书札》中，无一人收信的数量超过韦莲司。就内容上来说，这批信件不但有知识上的讨论，议题涉及哲学、文学、宗教、艺术、国际关系、家庭和婚姻等，也反映了胡适一部分的感情生活：他的相思、温柔和寂寞，这是在其他书信中所不易见到的。

发宣言，打笔仗；批判旧传统，提倡新文化是台前的胡适，也是我们所熟知的胡适。然而，这个凌厉风发的英雄人物，也偶有月下灯前写情诗、寄相思的时刻，也偶有情不自禁的徘徊与追寻。

传记如果只写传主的台前形象，则不免让人觉得缺乏人格的纵深，使我们无从“尚友其人”。唯有从卸了装，面对故人的那番倾诉中，我

们看到了英雄的悲欢和哀怨。胡适在哲学史、《水经注》之外，毕竟也还另有一个天地！

本书得以出版要特别感谢胡适纪念馆馆长陶英惠先生。陶先生和我素昧平生，但在得知我有意整理胡适致韦莲司的信件之后，全力支持，并慨允将馆中所藏珍贵史料供我参考。他对史料处理的开明作风和对我的信赖，是本书得以成稿的主要原因。我相信这一开明的作风，必能使胡适纪念馆在推动胡适研究上，做出更大的贡献。陶先生曾详细审阅本书初稿，提出宝贵意见，并更正错别字多处，使我受益良多。

纪念馆中的赵润海先生、万丽鹃小姐和柯月足小姐在材料的搜集和整理上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尤其是柯小姐，真是不辞劳苦，在档案室里协助我找寻相关材料。我对他们的辛劳和热心，致以诚挚的感谢。

“中研院”史语所的王汎森兄，特别为这批材料的发现在所内举办了一次讨论会，使我在成稿之前，有机会就教于专家学者，借本书之出版，特别向汎森兄致谢。

本书所用1949年之前韦莲司致胡适函件，全部得自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先生，耿先生为此特请专人将韦氏函件自胡适档案中检出影印，供我参阅。隆情高谊，值得感念。

有关胡韦的交谊，我曾多次向余英时先生、夫人请教，他们的高见对我多所启发，容我向两位深致谢忱。

周策纵先生在得知我整理胡韦书信后，特别来函表示关切，并寄赠相关大作，盛情可感。谨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部分手写原件，因年代久远，又经影印，辨读为难，幸赖 Terry Tran, Victoria Su, Robin Workman 及 Jennifer Hunt 四位同学协助打字校对，使本书能在短期之内成稿。在此，谨向她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本书写作期间，我正客居台北。东吴大学校长刘源俊先生、教务长蔡明哲先生、中文系主任王国良兄、政治系教授谢政谕兄及中文系林正三兄给我多方照顾，使研究写作得以顺利进行，在此一并致谢。

周质平 1998年3月1日
在普林斯顿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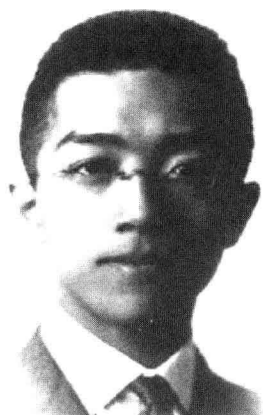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001
第一章 艾迪丝·克利福德·韦莲司	009
第二章 在爱慕与矜持之间	017
第三章 爱情·亲情与婚姻	031
第四章 画家与诗人	041
第五章 分首十年（1917—1927）	049
胡适的寂寞	051
白话文运动的成功	055
曹珮声	058
两次打击	059
知交万里外	065
胡适与韦母	071
第六章 短暂的重逢（1931—1936）	077
芝加哥大学文化讲座	079
两次重逢	084
陈衡哲	090
从哈佛到绮色佳	091
韦莲司的困惑	093
第七章 从大使到回国（1937—1946）	101
出任大使之前	103

大使四年	110
卸任之后	119
第八章 从滞美到返台（1949—1960）	127
哈德曼夫人	130
胡适夫妇同访韦莲司	132
返台前夕	134
回台以后	139
第九章 最后的会面与身后事（1960—1962）	145
最后的会面	147
胡适死后	151
结 语	157
附录一 胡适的暗澹岁月	163
前 言	165
葛思德图书馆	165
维持学术纪律	178
结 语	182
附录二 在批判与辩护之间：胡适对中国婚俗的两种态度	185



前 言

在胡适留学时期，韦莲司在相当程度上，是胡适“知识上的伴侣”，但随着岁月的推移，知识上互相的激荡减少了，而感情上的关爱增加了，韦莲司成了胡适倾诉和感怀的对象。

——周质平

近年来，由于大陆政策的开放和史料的公开，对胡适研究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普及”。在过去十几年之中，以胡适为题的传记和著作，出版的已不下数十种。但在这庞大的出版品中，对胡适在美国的生活和交游的情形则始终缺乏进一步的研究。

胡适一生，自1910年出国，到1962年逝世，前后在美国共生活了二十六年又七个月。^①换句话说，胡适十九岁以后，他的成年岁月，有一半以上是在美国度过。作胡适的传记，或编他的书信集和全集，而忽略了他在美国的生活、交游和英文著作，那不能不说是一项重大的缺憾。

在胡适众多的美国朋友之中，交谊维持五十年，并对他的思想有过重大影响的人并不多。艾迪丝·克利福德·韦莲司女士（Miss Edith

① 现将胡适一生在美国的岁月，依时间先后开列如下：

第一次考取庚款留学赴美，1910年8月16日启航，1917年7月10日回到上海。共七年。

第二次取道西伯利亚经欧洲赴美。1926年12月31日离开伦敦，1927年5月回到上海。共五个月。

第三次应芝加哥大学之邀赴美讲学，1933年6月18日由上海起程，1933年10月回国。共四个月。

第四次赴美参加第六次太平洋国际学会，1936年8月赴美，同年12月回到北京。共四个月。

第五次为争取盟邦支持抗战赴美，1937年9月26日抵旧金山，1946年6月5日离美返国。凡八年八个月。

第六次赴美在1949年4月6日，1958年4月4日回台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共九年，其间曾数度回台短住。

第七次赴美在1958年6月6日，同年10月30日回台，共四个月。

第八次赴美参加夏威夷大学主办的“东西方哲学讨论会”，同年10月8日离纽约返台。共三个月。

第九次也是最后一次赴美，参加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举办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1960年7月9日离台，同年10月18日离美。共三个月。

总计以上在美居留期间，大约共二十六年七个月。

Clifford Williams, 1885—1971) 是这少数人中最重要的一個。兩人初識在 1913 到 1914 年之間，友誼一直維持到 1962 年胡適逝世。在胡適去世之後，韋蓮司繼續與胡夫人江冬秀保持聯繫，並整理胡適寫給她的英文書信，在 1965 年將信件寄贈胡適紀念館。

胡適與韋蓮司女士的交誼並不是一個新話題。晚近學者注意到這段歷史的有周策縱、徐高阮、唐德剛、夏志清、李又寧和最近的東京大學教授藤井省三等。

1962 年 5 月，胡適逝世之後，周策縱先生為當時留美學人討論問題、發表意見的刊物《海外論壇》，編了一期《胡適之先生追悼號》，並發表了《胡適之先生的抗議與容忍》。在文中，他指出，胡適留學時期，在思想的发展上，尤其是抗議與容忍的精神，受到韋蓮司的影響。這是第一篇嚴肅討論胡韋關係的學術性文字。

徐高阮的文章《關於胡適給韋蓮司女士的兩封信》收在他 1970 年出版的《胡適和一個思想的趨向》一書中，主要是就胡適在 1914 年 11 月 2 日和 6 日給韋氏的兩封信中，討論“容忍遷就”和“各行其是”的問題，說明韋氏在胡適思想發展上所起的重要影響。^①

唐德剛有關胡韋的交往一節，收入 1978 年出版的《胡適雜憶》，基本上唐先生將胡韋的交往“定性”在“異國情侶”這一基礎上，並指出在 1915 年 1 月的一次會面中，胡適“顯有所求而為韋女所峻拒”，而後兩人相約各專心致志於學業。最後真正“棒打鴛鴦”的則是極為守舊的韋母。^②

夏志清為《胡適雜憶》作了一篇序，對唐文“峻拒”一節有所指正，認為當時“有所求”的不是胡適，而是韋蓮司。^③

日本學者藤井省三在 1995 年 12 月寫了一篇《胡適戀人 E·克利福德·韋蓮司的生平》連載在日本《東方》180 號到 182 號上，用了一部分康奈爾大學的檔案及有關韋氏家族的一些材料，是目前研究韋蓮司女

① 參看，徐高阮，《關於胡適給韋蓮司女士的兩封信》，《胡適和一個思想的趨向》，台北：地平線出版社，1970，頁 29 - 41。

② 參看，唐德剛，《較好的一半》，《胡適雜憶》，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頁 189 - 195。

③ 同上，頁 12 - 15 夏志清序。

士及其家族较有系统的一篇文章，但与胡适关系不多。^①后来藤井又改写并中译了这篇文章，冠以新题《恋爱中的胡适——美国女友艾迪丝·克利福德·韦莲司与中国现代化理论的形成》，我见到的是打字稿。其中与胡适交往部分，所用仍是《胡适留学日记》，未见其他新材料。

据我所知，纽约圣约翰大学的李又宁教授多年来对胡适与韦莲司的交往也备至关注，并曾亲去绮色佳访问当年韦莲司女士的一些旧识。

对胡适与韦莲司的交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最重要的一批材料是胡韦两人之间往返的书信。但这批书信，几十年来，搜求为难，以致有关的研究，始终不能突破《胡适留学日记》的范围。

最近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发现了胡适致韦莲司信件、电报两百多件，及韦莲司致胡适函近二十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理出韦莲司致胡适函百余件。并承纪念馆馆长陶英惠先生及近史所副所长耿云志先生慨允，我才有得见这批材料的机会。本文的主要依据，就是新发现的这批信件。

在胡适传记研究中，最受一般读者关注的，大概是他的婚恋经过。但在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写传主的个人生活，容易流为闲话。随意地猜测或想象对传主是有失公允的。因此，在处理或解释这方面的材料时，需要格外小心，稍一不慎，就成了揭人隐私或诋毁前人。

胡适是民国以来提倡传记文学最力的一个人，他总是劝人写传记，编年谱，他认为中国传记之所以不发达，忌讳太多正是主要原因之一。他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中有一段话，还可以作为今天传记作者的指南：

传记写所传的人最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分，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②

一个看不到私人生活的传记，常使人觉得传主“非我族类”，无从“尚友”。传记作者基于“为贤者讳”的古训，极力为传主回护、粉饰，结

① 藤井省三，《彼女はニューヨーク・タダ——胡适の恋人 E・クリフォード・ウィリアムズの生涯》共三篇，分别载《东方》180号，页15-18；181号，页9-18；182号，页6-10。

② 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胡适文存》，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68，共四册，册3，页687。

果把传主装点成了一个高不可攀、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这样的传记并不是胡适所提倡的。^①

传记和小说是不同的，传记是复活人物，而小说则是创造人物。不错，好的传记是历史和文学的结合。但是文学的部分与其说是想象的功夫，不如说是剪裁的技巧。我们不能打着文学的招牌，无中生有，造谣生事。这种做法，套句胡适的话，不但诬古人，也误今人。

处理胡适与韦莲司的关系，稍一不慎，也容易走上想象与文采齐飞的道路。我在此则宁可多翻译引用原始信件，而少做想象或猜测。因材料的本身最能说明事实，更何况这批信件是“出土文物”，能为胡适研究注入新血。

许多人一提起胡适写给韦莲司的这批书信，很自然地就联想到“情书”，抱着一种“窥秘”的心情，在字里行间找寻胡适的男女私情，这当然是一种读法，而且在单行间隔的打字稿达两百六十多页的材料里，要找出一些缠绵和相思也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在细读全部书信之后，我不得不说缠绵和相思并不是这批信件的主题。在1914到1917三年之间所写近百封的信件中，知识上的讨论远多于个人的私情。年岁渐长之后，知识上的讨论少了，而代之以两人生活上互相的关切。

在胡适留学时期，韦莲司在相当程度上，是胡适“知识上的伴侣”，但随着岁月的推移，知识上互相的激荡减少了，而感情上的关爱增加了，韦莲司成了胡适倾诉和感怀的对象。这个转变可以从胡适行文的语气和称呼上看出一些端倪。在头三年（1914—1917）近百封的信中，胡适行文的语气始终是极正式而且客套的，在称呼上除偶有一两次称韦莲司为“朋友”（Friend, 1915, 11, 6）或“亲爱的河边之友”（Dear Friend - of - the - River, 按：韦氏纽约公寓临赫贞江）之外，始终以“亲爱的韦莲司小姐”（Dear Miss Williams）相称。将英文信中的Dear一词译为“亲爱的”，实在有一定的误导。Dear是英文信中所有收信人的共同称呼，并无特别亲昵的意味。

胡适第一次在信中称韦莲司之名（Clifford），而不用姓（Williams）是在1917年5月10日的一封信中，也是他离美返国前的四十天，此后

^① 以上这段，参看，周质平，《吹不散的心头人影》，《胡适丛论》，台北：三民书局，1992，页231-233。

就不再称“韦莲司小姐”了。这虽是一件小事，却颇能反映胡适的心理。他希望两人之间能保持一定的距离。等到回国行期已定，行将分首，就不宜太过矜持了。

从胡适写给韦莲司的这批信件中，不但可以看出胡适早期思想形成的一些端倪，同时也反映了一部分胡适的感情生活。相信对胡适思想的研究和整个人格的了解是有帮助的。

